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第二 滑

大唐三藏義淨奉 制譯

佛在摩揭陁國人間遊行至王舍城住羯蘭鐸迦竹林園中時影勝王聞佛遊行來到國界聞已作是思惟我願先時頻供養佛猶未曾請三月夏安居以所有家貲惣為供養作是念已盡其所有請佛及僧三月安居供養并遣侍縛迦醫王供給所須病瘦醫藥時影勝王作是念已將諸臣佐前後圍遶從宮而出往詣佛所到已稽首作禮退坐一面

尒時世尊為王種種方便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時大王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佛言唯願世尊受我三月夏安居請於我宮內所有貲財供身之物悉持供養并遣醫王侍縛迦療諸病苦尒時世尊默然而許時王慇重請世尊已禮佛而去還至宮中辦諸供具於夏三月而為供養尒時憍薩羅國勝光大王聞影勝王請佛及僧三月安

德

居種種供養并大醫王侍縛迦供給湯藥聞已作是思惟彼是大國王能以家資及侍縛迦等而為供養我今亦是大國之主世尊若來此國我亦當以一切家資及醫人阿帝耶而為供養乃至世尊往王舍城三月安居作衣已竟執持衣鉢大衆圍遶欲往室羅伐城漸漸遊行遂到彼國給孤獨園時勝光王聞佛來至往給孤獨園聞已往詣到給孤獨園見世尊已稽首作禮退坐一面

尒時世尊為王種種方便說微妙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時勝光王從座而起偏袒右肩雙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世尊及苾芻僧伽受我三月安居請摠以一切資具并醫人阿帝耶而為供養

尒時世尊默然受請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見佛許已頂禮佛足奉辭而去還至宮中辦諸供具并遣醫人於三月中供給所須供養於佛及苾芻僧伽時勝光王為性慈愍每於晨朝至毗訶羅親禮佛足問訊起居遍觀大衆知

其安不見一苾芻痔病嬰身羸瘦無
力王既見已遂便問曰聖者何故羸
瘦無力苾芻荅曰大王為患痔病
是故羸瘦時王還勑醫人阿帝耶
為之療疾時彼醫人奉敎而往然
此醫人不信三寶於其病者不肯療
治王於後時還見病者恠而問曰
聖者醫人不為治耶身尚羸損病者
對曰大王雖遣醫人彼竟不來相
為救療時王聞已即便瞋責遂遣
使者追捉將來王曰我先令汝看病
苾芻何為至今竟不救療若不治
者我當奪汝官位然此醫人素無信
意因被王責更加嗔忿惡言毀罵
豈為汝輩奪我官耶捉病苾芻至
寺門外遂縛手足為割痔病時彼
苾芻既遭逼迫苦痛纏心即便大
叫復作是念我遭極苦世尊大
慈寧不哀愍如來常法於一切
時無不知見由大悲力之所警覺
至苾芻所時彼醫人遥見佛來嗔
猶未息作如是語汝來婢兒看汝

弟子下部如何
介時世尊聞此語已默然而去還至
本處敷座而坐熈怡微笑口中出五
色光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
至無間獄并處炎熱皆得清涼若處
寒氷便獲温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
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
餘處耶
介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故復現
餘相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
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必由無上大聖
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
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
當為法器見眞諦理其上昇者至色
究竟天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
法并說二伽他日
汝等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勤求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
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
若說未來事光從胷入若說地獄事
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

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
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
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
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
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入若
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
入是時光明遶佛三匝從口而入時
具壽阿難陁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
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
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慼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發妙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渇仰者說因緣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曰　如是阿難陁
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
阿難陁阿帝耶毉王是自殘害由於佛
所作惡罵言云是婢子我念從昔大
三末多王以來乃至我身無有訶罵

德之

為下賤人此阿帝耶惡口罵詈乘斯
惡業却後七日必當吐血而致命終
墮地獄中多時受苦是故苾芻如阿
帝耶無信堅人不應令遣看病苾芻
痔病有二種療法一者以呪二者以
藥若苾芻有病不應於阿帝耶等不
信之類而遣療治若令治者得越法
罪是時患痔苾芻因遣阿帝耶療治
彼作方便遂令命終時有大臣以事
白王云阿帝耶毀罵世尊為下賤婢
子所療患痔苾芻故令命終時王大
瞋乃遣大臣斬惡人首大臣荅曰大
王阿帝耶先是死人何須更殺世尊
已記却後七日當吐熱血便即命終命
終之後當墮地獄王曰若如是者駈出
我國是時大臣即便奉教駈出國界
至娑雞多城既到彼城善神呵罵極
苦罵已還駈出界告曰愚癡之人汝
已罵三界大尊作下賤婢子豈容此
住從此而去到波羅痆斯城從彼又
被善神駈出從彼到薜舍離城還被
駈出又到王舍城亦被駈出又到瞻波
城更被駈出到一樹下蹔時憩息樹

齋

神駈出從此至流泉池處皆被駈擯
不容止息既被駈已作是思惟野干
之類於贍部洲尚得停止我是人流
至於樹下乃至亦不容受彼思念已
內心燋惱吐血而死死已墮阿毗大
地獄尒時世尊以此緣故即說伽他
曰
若人生世間 從口出惡語 常以利刀斧
斬截於已身 於惡人興讚 於善人嫌毀
口生諸過失 終不招樂果 慱蒲雖失利
其過尚為輕 毀辱佛世尊 其罪極深重
若人惡心語 毀謗於諸聖 於頞部獄中
動經百千歲 又緣此惡罵 謗毀諸聖故
墮在青疱獄 經四万二千
尒時世尊在荻苗國人間遊行至一
村間有舊住處先不結界於中止宿
尒時世尊以此因緣風病發動時具
壽阿難陁作如是念我常供養世尊
未曾問於醫人今患風疾往問醫人
至已問曰賢首世尊今患風疾為我處
方醫人報曰聖者宜用酥煎三種鹽
藥服即除愈時具壽阿難陁和合煎已
將往世尊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陁此是

德之

何物阿難陀答曰我作是念此常供
養世尊不問醫人今我宜應往問醫
人問已醫人報曰宜用酥煎三種澁
藥當得除差故我和合以奉世尊佛
言阿難陀何處煮荅曰界內佛言是
誰煮阿難陀曰是我自煮佛言阿難
陁若界內煮界內貯宿此不應服若
界內煮界外宿不應服若界外煮界
內宿不應服若界外煮界外宿不應
服佛言阿難陀苾芻自捉藥一切物
及自煮並不應服若苾芻自捉藥一
切物及自煮並不應服若界外求寂
俗人煮者苾芻應服
緣在室羅伐城有長者往詣佛所稽
首佛足退坐一面是時世尊為彼長者
說微妙法示教利喜以種種方便為
說法已默然而住時彼長者從坐而起
偏露右肩右膝著地低頭合掌而白
佛言世尊及苾芻衆明日至家受我
微請
尒時世尊默然而受是時長者至明
日清旦即於家中敷設床座以大瓮
器盛置淨水安在庭中遣使白佛今旣

時至供養已辦願聖知時尒時諸苾
芻衆受佛教已著衣持鉢往長者家依
次而坐如應受食唯佛不去佛有五緣
而不赴請遣人請食何者為五一者
為看病故二者為觀卧具故三者為
入靜處故四者為諸天說法故五者
為制戒故世尊尒時為欲制戒而不赴
請遣人請食如來常法若不赴請即
命阿難陁請食時彼長者至家嚴設
飲食施諸苾芻其餅稍生具壽阿難
陁既受餅已念此餅稍生豈可堪食
世尊先有風氣若食此餅恐更增動
復作是念若我不受世尊未聽我今
寧可具為受取到本處已重煑令熟
以奉世尊世尊因此必應制戒遂還
本處煑餅令熟即以鉢盛持奉世尊
尒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陁曰
此餅與諸苾芻食者為有異耶為不
異耶阿難陁荅曰有異彼諸苾芻所
食之餅其餅稍生佛又問曰此餅何
處得耶時阿難陁具以事白佛言善
哉善哉阿難陁我雖未說汝善知時
自今已後聽諸苾芻若受得生餅應

煑令熟而食尒時六衆苾蒭因此緣
故自乞生米受巳煑食時諸苾蒭以
緣白佛佛言若於餅粒中二分熟一
分生聽自煑食若菜花果魚肉先煑
色令變受巳聽自煑而食若乳等汁
物應煑三沸然可受取自煑而食並
皆無犯若餅米生菜花果魚肉等色
未變乳等未經三沸自煑而食者得
越法罪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是時
輸波羅迦城有一長者名曰自在豪
族富貴多饒財寶貨財豊足多諸眷
屬多所攝受如薜室羅末拏天王於
彼城中更有同類豪族長者唯有一
女端正姝好時自在長者遂娉為婦
以為歡樂其後不久婦便有娠由此
有情於胎而住九月滿足而誕一男
旣生子巳於三七日歡娛受樂過三
七日即集親族為子立名時彼長者
問諸親族當與此子立何等名而諸親
族告長者曰旣是自在之子應名安
樂後時長者於其家內與婦交歡又
生一子名曰守護於後更生一子與

名歡喜乃至如自在長者有病寢卧
牀席由其患苦性多暴急惡罵親眷
是以妻子並棄而去竟不供給時彼長
者先有一婢心甚慈悲念此長者是
我曹主常以資財養活於我今既患
重豈可不看妻兒雖不供給我當畢
命而供養之作是念已往醫人處而
問之曰賢首識彼自在長者不醫人
報曰我先相識何事須問其婢報曰
現患困篤妻子棄之願為處方醫人
報曰女子妻子既棄何人看侍婢便
報曰賢首我獨看之既無親屬資財
乏少易得之藥願為求覓時彼醫人
即為處方於妻子所竊取少物并減
自料將去買藥為之看養於後不久
病便得差然此長者既得差已而作
是念我之妻子棄我不看唯此婢子
存活我命今得除差此之恩德我當
報之作是念已告彼婢曰我之妻子
咸棄我去唯汝獨看因汝恩惠我命
得全汝於今者欲求何願時婢白言
大家當知我無所願若許我者幸請
為妻長者告曰何用為妻今可與汝

五億之錢賜姓而去彼婢報日聖子
雖與我錢賜姓而去設於餘處不免
婢名若我為妻絶斯賤稱介時長者
知婢决意遂便許之復告婢日汝月
期將至當自沐浴可來見我婢知期至
沐浴而往長者見已遂共交歡便則
有娠既懐胎已所有庫藏悉皆充溢
月滿生男容皃端正諸根具足適生
子已所有財物自然增長集諸親族
共為立号諸親共議可名圓滿遣八
乳母以為供侍二人抱持二人飲乳
二人洗濯二人遊戲此八乳母日夜
供給并以乳酪生酥熟酥及以醍醐
以為所食嚴身資具飲食湯藥日倍
勝前由此因緣速便長大如清淨池
蓮花開敷既長大已教令習學書筭
印法及以券記分別財物相諸衣服
珎寶好醜并令分別木之善惡象馬
優劣童男童女貴賤等相此之八種
並令誦習而得通利既了達已復能
轉教餘人時彼長者先有三子並皆
娉婦共為遊戲深著欲樂所有家業
咸悉廢失時彼長者以手支頰憂懐

而住三子見已問其父日何故懷愁
支類而住長者告日汝今知不我於
往昔盈金十万尒乃取妻至於今日
以自存活汝今各已娶妻躭著欲樂
所有家業悉皆破散我身死後何由存
濟如斯之事曽不籌量時彼長者第
一之子共其耳上先有寶珠以為耳
璫即便脫下便取其木飾之為璫自
立誓言若我不能治生得利十万兩
金終不著斯寶珠璫也其第二子亦
復脫其耳璫寶珠即取赤銅飾以為
璫其第三子復脫耳璫取於鉛錫飾
以為璫如是三子捨耳璫已然第一
子先名安樂由此因緣世号木璫其
第二子先名守護世号銅璫其第三
子先名歡喜世号鉛璫各取貨物涉
海貨易是時長者第四小子名為圓
滿而白父言我今亦欲度海貨易長
者告日汝今幼小不堪涉海可於市
肆之中専且撿挍小子尒時即依父
命在鋪而住後諸子等從海而還多
獲財寶安隱而至既至疲息而白父
日我之財賄顧父觀察

尒時其父取彼三子所得之物一一
各有十万金直其家小子來至父所
頂禮父足白父言曰我於市肆之中
所得財物亦願觀察父告子曰汝不
遠涉廣為求覓所得之物何足觀察
子又白言我雖在近願父哀憐賜為
撿閱父隨子意遂觀小子所有財貨
凡有經營曾無欺誑筭其本利遂倍
諸子自在長者既見是已甚大歡喜
稱其本心不勝欣慶作是念曰今我
小子有大福德曾不遠行而能獲此
如許財寶後於異時自在長者忽然
染疾因斯念言我若亡後然諸子等
必當分析我今應當預畫方便告諸
子曰汝等兄弟可將柴來子聞父命
各執取柴遂成大積父便告曰可共
燒之其火既盛父告子曰汝等可共
分此火柴咸令相去彼諸子等即依
父命競分柴火於是彼火被分還滅
父告子曰汝見此不咸言已見長者
於是說伽他曰
衆火相因成光焰　若其分散光便滅
兄弟同居亦如此　若輙分析還當滅

齊之

介時長者說是頌已復告子曰汝等
當知我沒之後不應取汝妻子之語
說伽他曰
若用妻語家便破　醒人聞叫必摧
破國皆猶於惡臣　由多貪故斷恩愛
介時長者說是語已令餘三子並出
門外留太子住而告之曰我之死後
家小之子常當共居莫有離別所有
財物容可棄之此之小子不得遺棄
所以然者此之小子是大福德之人
說此語已說伽他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有命咸歸死　合會終別離
說此頌已遂便命終長者諸子嚴飭
葬具以五色繒綵間錯其轝及以種
種香花而為供養送至尸林既到林
已以火焚之還至家中修其孝行共
相謂曰父之在日所有衣食皆由父
力得自存活父今已死應當勠力各
求財物以家資貨並將出息其小弟
曰兄若出外馳求我亦須去其大兄
曰汝既欲行不須遠去可於當處貨賣
而住我等諸人遠方貨易作此語已

分散而去各將財物遠方興易其最
小弟於家而住所有家業一切皆知
兄既出行妻子並在遂令婢使於小
郎處求索所須飲食之具是時有多
商客於小郎處園邊而住遂不能進
衆散之後方乃得見緣此淹時其嫂
甚怯訶責其婢其婢報日為多商客
圍遶叔住為此淹時不能早見于時
長嫂怒其叔日此之婢子乃作家主
我等諸人豈得安隱告婢日汝今當
看商客散後復從彼索物其婢即去應
時往彼索物尋便速得即來其所便
生歡喜餘婢亦往索物並逢衆集物
不時得為此來遲大家怯責是諸婢
等問前婢日汝往取物何為速來我
之取物致此淹滯彼婢荅日我之取物
皆及其時為此早來汝之往彼皆不及
時緣此遲晩是諸婢等遂共前婢同
往取物應時即得其二嫂等共問婢
日汝先取物皆極淹遲何故此時而
便來疾其婢荅日今我當願大嫂長
壽無病由隨大嫂之婦往彼取物應
時即得其二嫂等聞此語已復生嫌

恨便作是念今此婢子而知家業豈
得好耶後於異時兄弟三人並還到
舍遠涉諸國從海而歸多得財寶既到
家已是時大兄問其婦曰小弟於後撿
挍家業供給所須並可意不其婦荅
曰小叔於我至極存意由如親兄及
已之子其二三弟各問婦曰我之小弟
如何供給於汝彼婦各報夫曰下賤婢
子而知家長豈得樂耶彼夫便作是
念凡是婦人皆有鬪乱能令兄弟有
愛別離後於異時彼之小弟開於迦
尸繒綵之庫開訖即有大兄之子來
至庫所其叔遂以上服而以與之其
二三嫂見之得物各遣其子而往索
之其後到其庫已開更於餘庫別出
麁衣叔見子來即以此衣而以與之
此諸子等各著而去還至本房其母
見已告其夫曰汝今見不大伯之子
便得好衣我子從索乃得麁耶是時
其夫便作是念大兄之子必應及開
迦尸衣庫我之子等應及餘庫復於
異時彼之小弟開石蜜庫其大兄子
來至庫所其叔見已以一裹石蜜持

以與之二三娌等見已即遣其子往
取石蜜其子到已其庫已閉由業力
故而不得食遇開沙糖之庫其叔見
已遂與沙糖而去是諸娌等見此事已
告其夫曰汝今見不他子乃得石蜜
我之愛子遂得沙糖其婦如是再三譏
刺不已其二三弟便欲分離遂共平
論有一言曰我等若不即分取物者
所有財物必當散失宜即分之有一
復言此亦未可應喚大兄復有說言
此亦未可即分應共平章若為分之
其在家物及外莊田以為一分其庫
藏物及興易之物以為一分圓滿以
為一分若大兄取其莊田在家之物
我等當取庫藏并興易之物足得存
活若兄取庫藏物及興易物我等當
取莊田并在家物亦得養活妻子其
圓滿一人我分取後苦自治罰共籌
量訖往至兄處而告兄曰我等今者
若不分析皆不存活兄報之曰家業
破散皆由於婦汝今應可極善思之
其弟荅言我等二人已深觀察委悉
極知應當分析兄報之曰若如此者

應當集取善斷事人其弟荅曰我巳學
量分數巳定何須更喚善斷事人以
其所有分為三分在家之物及以莊
田為一分庫藏之物并興易物分為
第二分圓滿以為第三分其兄報曰
何故但為三分其圓滿弟豈無分耶
二弟荅曰圓滿既是婢子如何有分
然我巳於家貲之數以為一分兄若
愛之任兄分取時兄思念我父臨終
有如是語應當守護勿遺棄之資財
之物尚容弃捨此之小弟汝應當收作
是念巳即便報曰如汝所言我今應
當收取圓滿既分物巳其分得宅者
即往家中駈出其婢汝今速去勿入
我家其婢問曰何因如此其叔報曰
我今分得庫藏及興易者速至其庫
而作是言圓滿汝出勿復更來圓滿
問曰何故得然其兄荅言我巳分得時
彼大婢與其圓滿相隨而出往親里
家時諸兒子患飢啼泣其婢告圓滿
曰兒飢啼泣可與小食圓滿報曰可
與我錢婢曰仁以億金隨時興易豈
容兒子無小食錢圓滿荅曰我豈先知

遣此分散家業破耶若我預知者無
量億金藏擧餘處女人之性多於衣角
結以惡錢是時大婢即以衣裹惡錢
解付其叔令買飮食叔得錢已即往街
巷以求飮食遂逢一人負薪將賣其
所賣薪乃是海中浮木牛頭栴檀其
賣木者時屬嚴寒飢戰而住圓滿見
已遂問之曰汝今何故如斯戰掉其
人荅曰我今不知所以然也學負此
薪所以寒戰圓滿善識諸木遂即看
之乃見束中有牛頭栴檀即便問曰
汝今賣木須得幾錢彼人荅曰須得
五百圓滿報曰我當與汝五百之錢
作是語已遂於柴束抽取栴檀往至
市里截爲四分鋸木之末賣得千錢
將其五百以付薪主令其送薪至婢
之處乃遣報言圓滿令送其人將薪
至其婢所而告之曰圓滿使我送此
薪來其婢見已便即捉胷作如是語
彼之圓滿一何恍惚財物旣被分散
智慧因何亦無遣求熟食乃送生薪
亦復無物可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第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毗奈耶藥事卷第二
第三張
濟
中
德